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五回 負俠氣拔刀還救

本來面目少人知，一片忠肝說向誰。救伊行，不皺眉，從今相見休迴避。暗室無欺，見義即為，反笑人間總是癡。空血氣，枉男兒怎把良心昧。 右調《五更風》

丈夫七尺之軀，生於世上，若不做幾件好事，與禽獸何異。就是禽獸也不枉生。那禽獸中最做小者，莫如雞犬，雞能司晨，犬能司戶，他還領著兩件好事，焉可人兒不如雞犬乎！若委說無權無勢，不能大有作為，至於陰德之事，做他幾件，也不枉生於世。不然，這耽名無實之身，立在上世何用？也不必無事生事去做，只消存心行善，遇著就為，即頭頭是道。我不去坑人害人，尋人之短，挑人之釁；凡事逆來順受好，反只是含忍，是非一味不爭，不與物為忤，這人自守的好事。若遇人有難就去排分，逢人爭鬥就去解勸，即如最小的事。譬如人家有雞鵝物牲口，掉在毛廁裡，我也去替他撈起來。凡此等之事，俱是力量做得來的，這是為人的好事。只此兩途，若時刻放在心上，便是我的大受用，才了得我在世上的一個乾淨身子。而況受用還不止此。那天公再不負人，見你如此厚道，他就厚道起來，若不報之於你自身，必報之於你子孫，受用無窮。這樣最便宜極有利錢的生意，不知世人為甚麼還不肯去做？我實不解。世人若不信我的言語，我且拿事還不遠，眾所共聞的，一個最正要緊之人，無心中做了幾件，可以不做事到後來得個小小報應的事情，慢慢說來。看官們聽了！教看官們信卻我的言語，那時節在下與看官們，大家勉勵，做他幾樁好事。

話說山西太原府五台縣，有個偷兒，本姓岑，綽號喚做雲裡手。年紀三十一歲，父親已亡，只有老母傅氏孀居，年近六旬。雲裡手並無兄弟、妻子，為人極孝，頗有義氣，至於武藝手段，也是百中之一的。他從十數歲上，就能飛簷走壁，神捷異常。卻有一件好處，若到人家偷時，再不一鼓而擒，只百取其一。他立心道：「我既為此下流之事，不過為養老母，若把別人辛苦上掙的錢財，盡入我的囊中，叫他家父母妻子不得聊生，豈不傷天害理？況我還有這個手藝，尋得活錢，覓得飯吃。若是他們沒有這兩貫買命錢，就做窮民無告了。且左右人家又多，只拼我些力氣走是，何必單在傷惠。」故此人家明曉得他是這真行生意，一則怕他手段利害，不敢惹他；二則見他有點良心，也不惱他。他逢人也不隱瞞，公然自稱為「雲裡手」，倒也兩安無事。

邇來身子有些不快，不曾出門做得生意，家中竟柴米兩缺。因到街上訪得一家姓馬，是縣裡有名的快手，頗有食水，打帳到晚上下手。回至半路，遇見一個相士，名喚毒眼神仙，一把扭住道：「你好大膽，怎明欺城市沒有人物，卻公然白日出來閒走，看人家門戶，你怎逃得的我眼睛，且與你同往縣裡講講。」雲裡手大驚，那相士扯他到僻靜處，笑道：「不須驚恐，聊作戲耳。」兩人大笑，雲裡手就邀他至茶館一敘，求他細詳終身。毒眼看了一回，連連跌足歎道：「苦也，苦也！據足下堂堂相貌，為人忠心俠義，只是吃虧這雙鼠眼帶斜，滿臉俱是鷹紋黃氣，必主餓死。足下急急改業營生，切不可再作樑上君子。」雲裡手點頭唯唯，二人談上一會，各別而去。雲裡手悶悶回來，於路想道：「除此之外，別無生理，我若該餓死就改業也是免不得，只索聽憑天命罷了。」惟恐母親曉得煩惱，在他面前提也不提。到晚上帶了一把斧子，弄個手段，竟至馬快家門下伏著，專待人靜時動手。把眼悄悄一張，房中並不見一個男人，只有一個標緻婦人，與個年老婆子張著。那婦人吃完晚飯，洗了腳手，將一更天氣，那婦人打發那婆子先睡，自己只呆呆坐著，若有所待。外邊已打二鼓，還不睡覺，雲裡手等得好不心焦。少刻，聽得門上剝口錄的擰了兩下，那婦人咳嗽一聲，忙將門開了，見一個男子進來。雲裡手暗付道：「這個想就是馬快手。」遂將眼暗暗張看，只見那男子與婦人也不說話，兩個慌慌張張，一頓摟摟抱抱，就在牀沿上動擰起來，匆匆了事。婦人說道：「昨日與你商商的事，我已拾收停當，今日斷不可再遲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已約下船隻，只你丈夫回來，做個了當，就與你一帆風，永遠的快活。」正說時，聽得門外又有人敲門，這男子就躲在櫃後暗處，這婦人才去開門。只見一個長大漢子，吃得爛醉如泥，一撞一跌的進來，就往牀上一倒，婦人忙替他脫衣改帶，服侍他睡好，頃刻睡熟。那婦人忙將手招那先來的男子，雲裡手早已明白。沒有一盞茶時候，只聽得牀上吼吼聲響，牀也搖得動，伸頭一張，只見那婦人騎在睡的醉漢身上，同那男子下手絞把。將近危急，雲裡手大怒，拔出腰間斧子，猛向前照那男子頂門只一斧，打個尚饗。那婦人正待要喊，也被一斧做了紅西施，嫁鬼判。

雲裡手將那醉漢救醒，轉身就走。那漢因這一絞，倒吃他將酒絞醒了，忙將那雲裡手扯住，跪下道：「我被淫婦奸賊謀害，蒙兄活命大恩，未曾報得。請問恩人，何以得到我家，特來相救？我明日還要回到縣裡，表明大德，以權報萬一，怎麼便就要去？請問恩人高姓貴名，住居何處？」雲裡手道：「實不相欺，我本姓岑，綽號雲裡手，因有些不明白生意，故此黑夜藏入尊兄房間，得以拔刀助助。」遂將晚上婦人如何淫蕩算計，到後如何下手，我如何相救，一一告明。不覺道：「兄想就是馬大爺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不敢。」雲裡手道：「我做這個生意，也不便見官，多承厚情，還求替我遮蓋賤名。小弟得馬大爺長做個朋友，把雙眼略略看覷就夠了。微末小子，何足掛齒。」說罷，要去。馬快手再四款留道：「兄是義士，些小形跡，何必避忌，到官也不妨，包兄還有重賞。」雲裡手堅辭不肯，馬快手遂取幾兩銀子送他，道：「兄既不肯露高，小弟亦不敢相強，此菲薄之意，權表寸心，容明日事定後慢慢叩府報答。」雲裡手卻之不得，遂權領告別而回。這馬快手發時喊破地方說：「捉奸殺死。」自去出首埋葬不題。正是：

誰道賊心毒，更毒婦人心。

再說雲裡手回家，對母親說知，傅氏埋怨道：「你雖救得一個人，倒殺了兩個人的性命，豈不傷陰德。以後出個不要行兇，將斧子與我，不許你帶出去。」雲裡手是個孝順人，依母言語，將斧頭遞與母親道：「謹遵母言，但斧柄上有孩兒名字，記號在上，切不可借出門。」

傅氏點頭收好。到日中，〔馬快手〕親自登門拜謝，又送禮物，自此時常往來，倒做了生死之交，不在話下。

過了幾天，雲裡手聞城外天水庵和尚極富，就去探他。約有二鼓，就去庵裡，卻見幾個禿驢與一起強盜分贓，遂悄悄伏在神櫃上，看他分多少。及分到一個皮匣，那些強盜笑道：「你看那官兒的詔敕，都是我們取來，教他連官也做不成。」內中一個和尚劈手搶過道：「管他娘屁事，且拿與我包包銀子。」就拿來將銀包好。少刻分完，遂各散去。這些和尚將物件藏好，俱各安寢。那雲裡手看期輕輕連囊取去，待城門一開，忙忙至家，同母親打開檢看。黃白累累；又開一包，那張詔敕還好好卷在外面。展開一看，卻是欽差領詔御史黃嘉朔。因笑對母親道：「這官兒失去物件還不打緊，失了這本東西，連身家性命也不可保，此時不知怎樣尋死呢。」傅氏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要他也沒用處，何不送還他做件好事，也可折你的罪過。」雲裡手道：「我做這事，怎好出頭，萬一惹到自己身上，禍事非小。且這官兒不知在那個地方，叫我那裡去尋他。」母子商議不妥，也就丟開。

到第三日，雲裡手有事出城，忽見馬快手在一隻大船上與人說話。雲裡手就住腳守他，半日才回。雲裡手叫道：「馬大爺何事在此？」馬快手道：「再莫講起，連日為欽差黃御史在烏泥崗被劫，縣裡著我緝拿，每日一比，甚是緊急。」雲裡手道：「那只大船，就是黃御史的麼？」馬快手道：「正是。賢弟也放在心上訪訪，若訪著時，大家討個喜封兒買酒吃。」雲裡手含糊答應，兩下各別。雲裡手一路回來，暗自躊躇道：「我要將那話兒送去，又恐惹禍來，若不送去，他們就拿到強盜也是枉然。」心中左思右想，倒弄得進退兩難，悶悶回家，想了一夜，不能決斷。次日，忽想道：「若不送還他，黃宅一家性命，就是我斷送了，況我一團好意送去，他難道反難為我不成！就是他沒有仁心，自有天理，如應相士之言，只當餓死，還留個美名在上。若待他緝訪敗露時，不但他不見情，我就拂理不清，倒弄在渾水裡，豈不是個必死無疑？」遂決意送還。才細對母親說知，傅氏甚喜。

雲裡手即去尋馬快手，挽他同去。那裡尋的著，只得獨自出城，來到大船遂問道：「這船可是黃欽差老爺的麼？」早有一個管家應聲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，有何話說？」雲裡手道：「我有一件要緊事，要見老爺，求為通報。」那管官果然稟知，就帶進中堂。雲裡手跪道：「老爺可是諱嘉朔麼？」黃公見他問名，知有緣故，忙扯他起來，道：「學生就是，你是那裡差來？」雲裡手道：「乞去從人，有話稟上。」黃公將家人叱退，雲裡手從懷中取出送上道：「這可是老爺的麼？」黃公看見大喜道：「你從那裡

得來？」雲裡手遂將自己名姓，與天水庵得詔之由細說。黃公喜道：「原來是位義士，一發難得。」忙與他施禮坐談。馬快手來至，見雲裡手與黃公坐談，不解其故，雲裡手迎出道：「馬大爺，你在何處來？」馬快手道：「我為黃公的事，今日方略略有些影，特來報知。」因對黃公道：「今日偶過天水庵吃煙，尋紙點火，在牆洞扯出半張破紙，卻是半截封條，寫著『御史黃』三字。未知可是老爺的物？特來求老爺龍眼一認。」黃公看了道：「這封條果是本衙的，可見雲義士不欺我也。」馬快手詢知其故，大驚大喜，就要雲裡手去做眼拿人。雲裡手不肯道：「我只為黃公一家性命，故冒利害而來，若因此同做眼拿人，決不敢從命。」馬快手見雲裡手不從，亦不敢強他。

再說黃公得回了詔敕，不勝欣喜，忽想起財物，要遣馬快手緝盜究追。雲裡手乃勸道：「老爺失盜，獨詔敕惟重，今既得回，其餘物何足要緊。若欲緝盜再追，恐真賊不獲，移累無干之人，這豈不又是小的之罪過，反為不美，求老爺垂仁罷卻，免再緝追為是。」

未知黃公肯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